有容乃大

楊繼良

域外漫筆

一九八五年我初到美國時，加州大學伯克利當地爲我們這批中國訪問學者舉行「派對」，他們帶來了食品、分工在中國國慶這一天去舊金山中國領事館舉行慶典時，接送我們往返。盛情之下，我們中的一位不禁感慨說：「看來他們的『國際主義』熱情比我們高多了。」另外一位也說：「到美國後看到的種族歧視現象，遠不如在國內時知道的那麼嚴重。」那時，國內的物資十分匱乏；我們知道的美國種族歧視現象，也多局限在百餘年前馬克吐溫描寫當年黑奴的「湯姆·叔亞」等故事。發這樣的議論，是當然的。當時我們的最初印象是，美國是一個相當「國際化」的國家。

五年後，我和太太來到美國最後一個「前線」（last frontier），即最後建州的阿拉斯加，以後就定居在佔這個州六十萬人口的半數的安吉雷奇市。這個邊陲小城有以公營（駐軍、政府機構、醫療設施）經濟爲支柱的特點，居民來自其他各州或外國的多，彼此都是「外來人口」，種族歧視的情緒更少見、更國際化。最近我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，醫務人員中的這個現象相當明顯，值得一書。爲我主刀的是凡爾德斯博士（Dr. Valdes），這是一個西班牙的姓氏。後來爲我裝上心臟起搏器的巴拉本（Balaban）醫生，明顯聽得出他的歐洲口音；一打聽，果然來自波蘭。我的手術採用了國際上最尖端的技術。如果沒有這些外來人才，恐怕要在美國這個最西陲、荒涼的地方，建立一個頂尖技術的醫療團隊，難。我的這一刀，也就開不成了。團隊中的首席麻醉師陳博士（Dr. Barbara Chen）是來自新加坡的華人；放射科最資深的技術人員，則來自中國大陸。這種現象在美國全境各技術行業中早已屢見不鮮。

給我印象更深的，還有醫院裡的護士團隊。近年美國失業率高，安吉雷奇市比較容易找工作，護士中來自其他州的青年多，有一次聽到一位白人咕嚕說「護士都是菲律賓人」，引起我向他們探聽身世的興趣。果不其然，其中有些是回到菲律賓去讀了專業課程，然後再到美國來應試資格考試的。他們的長處是英語流利，因爲英語等於是母語；但回菲唸書的成本要低得多，美國實行只要考過他們的分數線，可以得到同樣資格的職稱和待遇的制度。有一位胸前掛着「註冊護士（registered nurse）」資格的中年女子說，她十四年前曾在香港照看七歲的女孩兩年，掙得了到美國的旅費。我問「如果留在香港呢？」她說「當菲傭三十年，到頭來也還是拿不到永久居留權的！」

二〇一一年終，美國媒體預計次年需要較多的專業人士中，包括了生物化學和各級保健人員，可見涉及健康的專業很是吃香。這也理所當然：生命無價也。由於美國中等教育的特點，有人估計現在的十個中學生中，今後有望成爲工程師人才的，僅一人而已。但美國的「技術移民」辦法和配額比較寬鬆，可以從全球吸引許多卓越人才。我在這家Providence醫院見到的護士中來自菲律賓的，至少在半數以上；他們開始捨棄那份在鄰近地區當菲傭的老職業，來到這塊土地上，也是不足爲奇的。一個國家或地區是有權按自己的情況確定移民政策的；但有能力吸納各國的人才，包括尖端技術和一般吃苦耐勞的職工，也許是美國不會衰弱的重要原因吧。

（寄自美國）

料峭

單昌學

人生在線

「料峭」是個很奇怪也頗耐人尋味的詞，它形容的是「天氣微寒」。而要單獨地解釋「料」和「峭」的意思，卻會發現兩個字根本與「天氣微寒」無關。

但它就這樣被古代文人用起來了，有了「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微冷」、「寒風料峭透冰綃，香爐懶去燒」等詩詞名句。

我之所以想到了「料峭」這個詞，是因爲眼下正處於這樣的時節：冬天剛剛過去，春天已經到來，而在這樣的過渡階段，冬天似乎是不太甘心立即退場的，在春天的地盤，它要作最後一搏。

不禁又想起「乍暖還寒」一詞，李清照詞云「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」，寫的是夏末秋初時分的天氣和心境，但我覺得「乍暖還寒」還是形容初春最好，就像「料峭」一樣，讓人走進寒意未退的春天時，有具體而微的體驗和感受。

你看，立春早已過了，風向也轉成了東風，吹在臉上，雖不再刺骨，但依然給你寒冷的感覺。在山陰、溝底、房屋後面，說不定還能發現零星的殘冰。路上的騎車人還沒有脫下手套，只是內心比往日輕快了許多。當天上的雲濃重起來，很可能就在你不經意間飄下雪花。雪花沒落地就融化了，成了雨滴，使乾燥的地面一下子濕潤起來。

寒是寒，但暖的確就在不遠處候着。經冬的大片麥苗日日變得新鮮，樹木如睡醒一般，漸漸地長了精神，有了潤澤之色。駐足一棵垂柳前，枝條開始發青，近看，上面竟有了褐黃的小小芽包，似乎一陣風過來，它就能甩出一串綠。一些野草開始賣萌，在渠畔的枯枝敗葉間，冷不丁地就給你點顏色看看。鳥們的叫聲也暢然了許多，它們欲盡快地叫開滿野的綠葉紅花。

在這個冬盡春來的時節，你感覺希望和夢想是如此的切近。在晴暖的中午，站在室外的你，衣服上開始有了陽光的味道。花園內的迎春花、紫薇、桃樹、玉蘭都做好了開花的準備。春天來了，它們將向你展現怒放的生命。

寒與暖在靜靜地完成交替。料峭，你再次想到這個詞。你覺得「料峭」是冬天對春天的最後考驗，是季節輪迴的一個緩衝，是寂寞和熱烈的一次握手，是新歲與舊年的纏綿話別。在悄悄勃發的生機中，你很想跟大自然來個熱情的擁抱。春風裡，你的內心已是萬紫千紅。

從緣定三生到裸婚

李憶著

文化經緯

最近網絡上有個很流行的詞語：「裸婚」。即結婚什麼都沒有的新說法。

但另一邊廂，電視劇《裸婚時代》又熱得爆炸。於是乎，也眞搞不清誰先誰後。可於我而言都一樣，反正現在是網絡和影視的時代，這對連體嬰是天造地設渾然一體的美妙組合，也就無所謂誰帶紅了誰。

裸婚指的是：沒屋、沒車、沒嫁妝；不擺婚宴，不度蜜月，甚至婚戒也沒有，唯一有的是一紙婚書。否則光「裸」也結不成「婚」。

結婚，是「組織家庭」或「成家」的意思。是人生大事。而家，是由什麼組織而成的呢？無非是房屋和傢具的組合罷。因此常聽到「沒本事買房子結什麼婚」的怨言。其實，於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時間，不同的人來說，看法是不一樣的。記得我們小的時候，也沒幾家人所住的房子是屬於「自己的」。那時的人，似乎也不認爲非得住自己買的房子不可。沒這種想法也就沒這種壓力。那時的人似乎比現在的人活得更輕鬆，至少打工仔不愁娶不到老婆。反觀現在，屋價越貴越是要買。婚戒、婚紗、照相、婚宴、蜜月，樣樣都貴，卻偏樣樣都不想缺。這眞是個有趣的現象。

其實，裸婚是應勢而生的「產物」，有着濃厚的嘲諷意圖，同時也有點悲苦的滋味——難道婚姻生活就只有物質嗎？難道結婚的最終目標是擁有自己的房屋？

裸婚之說，是以諷刺扭轉大衆的觀瞻——裸婚是悲苦的甜蜜。但卻激情不足，傷痛有餘。

人類在很早以前，就已經有所謂的定情信物或婚約彩禮，可都很實惠。如果那個男的是打獵的，就會把獵物送給他心愛的女人。女的呢，如果是織布的，就會給她的愛人縫件衣裳。再浪漫點罷，就繡個香包什麼的。出嫁時也沒提出要求說蓋大房子。而比喻良緣巧合的「紅葉題詩」，則更爲簡樸，但卻最爲浪漫。那不僅是愛情經典，也是緣定三生的傳奇。紅葉題詩，所題之詩，淒美而傷感，令那個撿到的人思慕不已。但是促成這段千古傳誦的美滿良緣的並非什麼貴重的東西，而是一片秋天的紅葉。

故事是說唐朝時候有個叫盧渥的書生，應舉之歲，偶然漫步至皇城外的御河，見到一片紅葉漂然而至，撈起一看，上面竟題有一詩：「流水何太急，深宮盡日閒，殷勤紅葉謝，好去到人間。」把心跡題在葉上，復又將之放入水中讓它流走，此舉讓盧渥感慨萬端。這顯然是深宮裡的一個落寞宮女的感懷。他於是撿起一片紅葉，在上面回了兩句：「曾聞葉上題紅怨，葉上題詩寄與誰？」如此這般，便有了「紅葉題詩」的典故。如此浪漫，如此淒美……

古人的愛情之所以成爲經典，讓人千古傳誦，不也正是因爲那份淒美和浪漫嗎？這些都與金錢身份沒關係。描寫愛情，在美麗的《詩經》中，是最清淡幽雅的，也是最堅貞的。婚姻的承諾是：「死生契闊，與子說成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」那是古時候，在愛情與婚姻都還處在很樸實很純淨的年代。

這就是經典，永遠令人神往。至於裸婚，再怎麼裸，也感覺不到那份寧靜與平安。只能說：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愛情；愛情改變不了時代，時代卻改變了愛情。

動感之都「慢郎中」：電車

雪　鴻

文化什錦

有人說香港是一座「消失的城市」，因爲建築物更新太快，城市的風貌和一些有些年歲的建築，很難保持幾十年不變，總是在不斷地消失中。曾經發生的皇后碼頭事件，許多人就是抱着一種爲香港「保留傳統」（這個傳統，未必就是殖民地傳統）的念頭，爲抗議拆除碼頭的人士吶喊打氣甚至出謀劃策的。

不過，東西交匯、華洋雜處的香港，從來就不是一個千篇一律的地方。它既在快速地「消失」，又在極其頑固地保留着自己的記憶——從幾樣長命百歲的「老古董」的身上，人們撿回了這座城市的過去，彷彿從現實中回到了「從前」。

老古董之一，就是每天在香港島叮叮噹噹、招搖過市的有軌電車。在內地城市，據說只有大連還保留着一段。在我曾經生活的上海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的高潮過後，七十年代初期，「噹噹」聲終於從童年的印象中徹底地飄逝而去；只到二十多年後，在郊區的一個電影拍攝基地裡，我才見到了復原了的「噹噹車」——它就是如今經常出現在反映舊上海的影視劇中的那節「明星」電車。

跟上海碩果僅存的老電車不同，香港的「叮噹車」（我們從北方來的，都這麼叫）可不是平常的擺設。它老當益壯，每天還挺着結實的身子骨，在港島從東到西來回轉悠，雖然色彩已經斑駁、腳步有些蹣跚，眼睜睜看着許多從英國進口的雙層巴士，像心浮氣躁的年輕人似的從身邊一個個趕過，它依然不急不火，器宇軒昂地行駛在路中央，載着同樣不急不火的乘客（一般都是沒多大急事的老人），隔兩三百米就「埋站」歇一下，慢慢地往終點站行去。

我常常會想，在香港這座「動感之都」的快節奏裡，有這麼個「慢郎中」似的老古董，大概也像喝點綠茶能降降火一樣，能夠讓人收起火燒火燎的心情，變得輕鬆一點吧——比如，你腦子裡裝着一大堆這個那個的煩人事，通過車尾的滾軸門上到「叮噹車」裡，特別是上二層找到個座位（硬塑料所製，想必已經是更新換代的了。原先一定是木板條製的，像窗框一樣，漆着咖啡色）坐下，然後隨着車身向前滑行，眼睛緩緩地掃過路兩邊的風景（光怪陸離的櫥窗、潮來潮往的人流、豪氣十足的大廈，等等。「叮噹車」途經的，偏偏是香港最熱鬧的上環、中環、金鐘、灣仔和銅鑼灣，一路風景看不絕），心緒一定會和緩下來。你或者會感悟：在這車水馬龍的地方，急又有什麼用？「叮噹」一路的終點遲早會到，而人生又何嘗不是這樣？

當然，「叮噹車」無言，老古董畢竟不是人生導師。它不過是因爲「旅途漫長」，可以讓你找到點時間來省視自己。

只要不是酷熱的夏天，坐坐「叮噹車」其實也不見得比坐巴士有什麼不舒服；票價現爲兩元三角，長短不論。爲了節省地盤，「叮噹車」的車身都設計得很窄，即使兩輛並行，也不比巴士寬多少（讓人感覺，就像一個大個子把身體側過來，在人縫裡擠着走）。雖說百多歲了，但保養得不錯，幾年裡沒聽說過有什麼病狀或者闖下什麼禍事。光憑這一點，我就佩服香港人的管理，以及對「長者」的尊重——試問在中國內地，這樣的老傢伙還能霸着歷史舞台嗎？即使有幸繼續爲人民服務，它又能否維護得那麼道地、行駛得那麼從容（還不是氣喘吁吁）？

因爲公司就在中間有兩股軌道的軒尼詩道旁，我坐過無數次的「叮噹車」。我最喜歡在夜晚乘坐「叮噹車」時遭遇突如其來的大雨。因爲車窗寬大，特別是坐在二樓的第一排視線毫無阻擋（司機在下層）。當密集的雨線把車廂千纏百繞，當不斷的水簾從四面的車窗懸掛下來，我感覺自己像行進在海底世界一樣，而外面燈影裡的建築、人群，就像千奇百怪的礁石和游魚。

（現代都市老古董之一）

古董電車沿軌道一路駛來，不失器宇軒昂（資料圖片）

善良比金貴

嚴方正

如是我見

文史學家啓功是在二〇〇五年去世的，他的身後，除了留下一批寶貴的研究成果和書法作品，還有若干耐人咀嚼的故事。

北京潘家園有不少冒充啓功作品的僞作。一天，幾位友人攛掇着啓功來到潘家園，見到了那些僞作。啓功的第一反應是驚愕，繼而笑了起來。他想起了自己幼時曾經羨慕清代前輩被人模仿的殊榮。他眼前見到的情景，竟是他想都不敢想的。有人打趣地問他感覺如何，啓功笑答，寫得比我好。他不打算「打假」，他講：「這些假字都是窮困之人因生活所迫，尋到的一種謀生手段，我一打假，也把他們的飯碗打碎啦！我爲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
日前，讀到文章，批評啓功的做法，說他不打假是鼓勵了造假者，攪亂了市場的秩序，而且從做人來講，維護「眞」無論何時何地都應當是第一要訣。作者立論，是站在市場的角度說話的，他認爲市場可以「自動調節」人類的一切需求。

筆者以爲，眞和善，都是人類的美好需求。當二者不可兼得時，人們常不得不考慮取捨。這個問題，早在蘇格拉底時代就在討論，啓功只不過針對一件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作出了選擇而已。

藝術品除了市場價值還有藝術價值。有人問啓功，該如何來判斷市場上「啓功作品」的眞僞，他的回答是：「寫得好的是假的，寫得不好的是眞的。」這話一般被解讀爲是啓功的謙辭。實際上，它們除了映射出啓功的人品外，更道出了「藝術無止境」的眞諦。啓功用不着自信到無人可及的程度，相信「模仿者」可能有更深的造詣，更是一種求實的態度。

經過三十年的發展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市場是個好東西。但堅持認爲市場能把一切問題徹底解決，仍只是部分經濟學家的說法。不難理解，既然市場是人爲的活動，那麼市場上展現的一切，都不得不打上人性的印記。人們是在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之後，才認識到科學是柄雙刃劍的，我們認識市場，不應當再走過多的彎路。記得啓功也講過，市場上有些擁有他的「眞跡」的人，希望他快些死掉。這番話眞讓人聽了不寒而慄，但絕非空穴來風。「富」是一種價值，「仁」是另一種價值，但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價值。說實話，至今還沒有什麼理論把兩種價值的聯繫能講清楚。市場的理論是以「自利」的「經濟人假設」爲起點，而許多公益（如啓功晚年的義賣捐款，巴菲特的慈善活動），其運行邏輯則是以「利他」爲起點。「自利」的理論根本難以解釋非營利的組織行爲，即賺錢的邏輯並說不通捐錢的道理。人們普遍期待，未來的社會中堅是一批富而仁的人，如何才能實現，仍需討論。

拼爹時代

流　沙

自由談

年前婚宴多，去了這家到那家。宴席舉辦地點、規模大小、邀請何人、分發禮品等等，基本上屬於「拼爹」範疇——要視家庭經濟收入量入而出。

到了雙方父母發言，「拼爹」白熱化。能講一口土里土氣的普通話的，能說出「進一步搞好」、「努力加大」、「希望大家」等等讓人耳朵生繭詞彙的，大都是「體制」內的人，一般家境優厚，衣食無憂，見過大場面；拿着話筒，雙手發抖，語不成句，詞不達意的，一般來自農村和社會底層，看着這宴會廳裡光怪陸離的氣氛，早已懵掉了。

「拼爹」馬上見分曉。

不知「拼爹」有沒有成爲中國二〇一一年的年度熱詞。我覺得這個詞的社會意義已經超越了詞彙的本身。且看，當今社會食利者和權貴階層正在崛起，他們所擁有的「特權」已經在世襲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拼爹拼得如此氣焰囂張。「我爸是李剛」的叫囂，與《水滸傳》中那個調戲林沖娘子的衙內又有何異，這個浮浪衙內不是也叫囂：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

食利者和權貴的世襲者的趾高氣揚、驕奢淫逸，基本摧毀了老實本分、誠實勞動才能發家致富的古訓。即便你是一個優秀的人才，如果沒有一個好爹，你要在社會上立足，很有可能上無片瓦，下無寸地。

陝西一位農民，靠在城裡打工培養兒子上了大學。兒子大學畢業後，卻找不到工作，而兒子能幹的工作，工資遠遠不及父親幹苦力得來的錢。這位農民大哥發問：我爲什麼要供兒子上大學，上大學到底有什麼用？

上大學從理論上講，的確有用，但現實很骨感。人從理論上講，一出生就是平等。但事實上一出生人就被分成三六九等，如果你在農村，你注定得不到優質的教育，上不了優質的小學、初中、高中和大學，自然你進工資福利優厚單位的概率也極小。但是，不管在哪裡，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，如果你有一個有錢的爹，一切就好辦了，你並不需要上太好的大學，你就可以進入滿意的單位。

說起來還是「國考」好一點，據說這是看起來還比較公平的遊戲，因爲農家子弟有可能通過「國考」進入體制內，所以「國考」才是天下第一大考，所以萬千子弟心甘情願地接受「國考」的檢驗。因有只有進入體制內，他們所面臨的一切問題才有可能慢慢消解。

但幸運的人畢竟是少數，現實生活中千考萬考，不如家裡有個好爸爸，即使沒有一個好爸爸，也要有一個「乾爸爸」。

郭美美藉着一個「乾爸爸」，差點玩倒了紅十字會；而「劉美美」因爲有一個好爸爸，從一個打字員飛躍成爲巨型企業的掌控者；而「盧美美」更神奇了，因爲有一個好爸爸，做起了慈善，她不在中國建希望小學，而是跑到非洲去建希望小學。這三位「美美」，差點將「拼爹」演變成了「坑爹」，但現在仍然有驚無險。

「爹」看來是坑不倒的。

十幾年前，我們還不流行「拼爹」，流行的是拼幹勁，比能力，比貢獻。也就這十幾年，「拼爹」成爲一種時尚，成爲一種潮流。我認爲是這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極爲嚴重的標誌。

如果你沒有「爹」好拼，建議你拼忍耐，拼奮鬥。如果你不奮鬥，一切沒有可能。你奮鬥了，不代表你會成功，但是你會多一份機會。僅僅是多了一份機會。

撐腰糕

曹乾石

飲食男女

二月二，龍抬頭，家家蒸糕做饅頭。每逢陽曆春三月，江南農村家家都有蒸撐腰糕的習俗。據老輩人說，「春分」過後，日長夜短，農村又進入春耕備耕階段，農活繁重雜多，農家就做些米糕，帶到田頭食用，這樣不覺飢餓，撐起腰板精神抖擻地幹活。農民叫它撐腰糕。

農家蒸撐腰糕十分講究，先是把糯米和粳米各半摻合，倒入米缸裡用冷水浸泡一星期，然後把濕米撈起來洗淨晾乾，磨成雪白的米粉，放入圓形的木竹蒸籠裡進行旺火蒸煮。這裡面有好多學問，我小時候看到父親蒸煮過，米粉放入蒸籠後必須用竹筷在上面打一些出氣小孔，米粉只可放到蒸籠的七、八成左右，放滿了蒸籠糕煮不熟，容易出現夾生糕，再搬到鍋上蒸煮，開始必須旺火急烤，一氣呵成，等到蒸籠內的糕孔洞裡直冒熱氣泡，米糕也就熟了，散發出陣陣甜香。

這時，把蒸熟的米糕倒入鋪着白麵粉的竹匾裡，裹上雪白乾淨的紗布，雙手用勁揉壓，冷卻後切成一條條方塊，放到太陽下曬乾，存入冰箱，吃的時候，只需拿出來熱一下就行了，吃幾個月都不會變質。

講究的農家還在撐腰糕上刻上彩色圖案。那木模是用櫸木雕刻成的，很堅硬，上面刻着「龍鳳呈祥」、「雙喜臨門」、「松鶴長青」等精緻漂亮的圖案。蒸糕前，把拌和的紫血糯粉均勻地撒在木模那凹進的圖案裡，後輕輕翻過來倒在撐腰糕的上面。通過蒸煮後，米糕上各種花紋圖案便清晰可見，栩栩如生，眞像一件精緻的工藝品。父親是蒸糕的好手，我家每年要蒸好多的撐腰糕，慈善的母親還把撐腰糕分成一塊塊，插上小紅旗，送給沒有蒸糕的左鄰右舍，圖個吉利。

眼下又到了桃紅柳綠的季節，又是家鄉蒸撐腰糕的時候了，家家戶戶的廚房裡，飄盪着甜絲絲的米糕香味兒，這香味兒瀰漫着村莊，瀰漫着田野，浸透着我的心田。